

【姬发/殷郊、殷寿/殷郊】鞭罚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98020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980200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 , 殷寿/殷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 , 殷寿
Additional Tags:	姬屋藏郊 - Freeform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7-30 Words: 3,858 Chapters: 1/1

【姬发/殷郊、殷寿/殷郊】鞭罚

by [ASongBird](#)

Summary

双性，快感错乱，鞭子抽批。

Notes

他妈的封神害死我了，两个半小时看得我坐立不安，操死殷郊刻不容缓！

姬发归营后径直去了殷郊的帐篷，其他人见怪不怪，素来知两人关系好，也有好事之人背地里恶语相向。

呸，像条狗一样巴结殷郊，真够下贱。

但这话从不敢让姬发听到，否则又是一场拳脚之争，定要打到见血的地步。

殷郊正躺在榻上，摸着脸上殷寿抽打留下的伤疤，那是怯战的耻辱，父亲眼中的唾弃与蔑视像一根针，刺进血肉里，比明晃晃的鞭打更令人无法忍受。

他心中恼火，对自己愤怒，手下不自觉地抠弄着伤口，止血的皮肉扯到外翻。这样下去，伤口如何能痊愈？姬发看到叹了口气，走上前去，把他虐待自己的手抓在掌心。

“伤口原本都要结疤了，你看，又流血了。”比起指责，更像毫无威慑的抱怨，语气轻缓，“我给你拿水擦擦。”

姬发起身，却被殷郊反拽住手腕，他回头，殷郊心烦意乱地说：“别去了，过来躺下。”

过来躺下。

表面上看再普通不过的字句，但姬发懂得背后更深的意义，这是两人心照不宣的秘密。

“在这里？”

“在这里。”

姬发便如他所愿，卸下腰间的兵器，威武的盔甲，接着是腰带，内袍，裸着上身爬到榻上，两个壮硕的男人挤在长榻间，难免肉贴肉，腿蹭腿。

于是姬发撑在殷郊身上，双膝落在年轻将士的腿间，殷郊骑术极高，因此大腿健壮有力，可以轻易绞断任何一人的脑袋。

此时却温驯地抬起，环在姬发的腰间，稍一用力，腰部悬空，身下脱的空无一物，他一手拨开半硬的阴茎，用下方的女穴去蹭姬发。

殷郊膀阔腰圆，肌肉紧绷，能忍得了刀剑烧伤，却唯独忍不了这个，姬发只是插了进去，动了动，肉逼便哆嗦着，吹了一次，潮水被鸡巴堵在肉道里，从穴口处缓缓地流出。

殷郊不悦的嘟囔一声，并没说话，但姬发已经识趣地拔出，带出一小股潮液，几乎是喷溅出来，落在他的鸡巴和阴毛上，他拿起落在一旁的衣服，敏捷地擦了下女穴——殷郊一向不太喜欢身下黏腻。

粗糙的布料磨过两片阴瓣，他细细地擦，连上方的蒂头都没有放过，殷郊抖了两下，又流了些水。

他实在受不了只有自己情动的场面，踢了姬发一下，“别把我当女人，插进来。”

姬发一向很听他的话，便用龟头顶着淫靡的逼口，筋根凸起的肉柱直接捣到底，阴囊打在逼肉上，一声清脆的响声。

殷郊呜咽一声，腰部高高悬起，鸡巴从阴道里露出一小截，姬发不屈不挠，像在战场上一样，丝毫不乱地追击，再一次禽到底。

操到了下沉的胞宫，肿大的茎头抵在宫口，只小幅度的快速碾弄，殷郊就发出不堪捱伐的抽噎，软下腰，丢了力，悬空的腰腹仅凭体内的鸡巴撑着，让龟头进的更深。

插了一会，殷郊又敏感地泄了一次，这次水比上次多，撑开到没有缝隙的逼口也堵不住，小股小股的喷。殷郊低喘，尽力咽下那些淫浪的呻吟，大腿打颤，撑不住的往下瘫。

姬发扣住他的腰，双手使力，不让他下沉，身下狠狠地插弄，一下比一下重，不容拒绝地操开痉挛的穴肉，殷郊浑身泛红，敏感的女逼被重重刮弄，快感令他扼紧了身下的榻布，指尖发白着绷紧。

这一次的高潮来得又快又猛，殷郊眼前发黑，脚尖绷直，几乎要断了一样的颤抖，阴道胡乱地夹紧，姬发又疼又爽，仰头喘气，深深地在殷郊体内射精。

殷郊还是无意识的绷直身体，姬发便去拨弄他的阴蒂，女蒂肿得像浆果，硬着挺立，姬发捏住拉扯，又往下按压，殷郊便神志崩溃地摇头，响亮混乱的哭喊再也咽不下去，刚从嘴里冒出来，姬发就低头吻他，一手却还在玩弄。

健壮的身躯汗水闪烁，双腿间更是汹涌的淫水打在鸡巴上，甚至染湿了下榻。

殷郊脱水似的张嘴呼吸，口唇干燥，一时无法回神。姬发抱他在怀，抚摸他的脊背，又去玩他的胸乳，指尖顶着奶尖，玩得东倒西歪。

啪地一声，手被打下，不疼，甚至有点痒，看来殷郊确实是没力气了。

姬发吻他的嘴角，问：“现在好了吗。”

殷郊依旧有些闷闷不乐，但还是点头：“嗯。”

姬发就又温柔地吻他，长夜漫漫，这不过是外人眼中，再普通不过的一夜留宿。

殷寿招他来见，殷郊欣喜难耐，当即跨上一匹骏马，向大殿驰去。

入了殿内，并无旁人，只有殷寿与殷郊父子二人，殷郊虽不知何事，仍是心中窃喜，他还是父王最宠爱的儿子，这也许只是一次普通的父子相聚。

他对父亲下跪，恭顺的问候，虔诚无比。殷寿冷哼一声，荡在空旷的殿内。殷郊宛如被冷水浇熄，打了个冷颤，不知父亲的怒火从何而来。

不等他细想，殷寿重重的走到面前，惯会杀人的手一把抓住殷郊一丝不苟的束发，几乎是对待畜牲般，拽着殷郊，拖在地上，将人扔到欢爱气息浓重的床榻上。

那是苏妲己的味道。

淫妇。殷郊恨恨地咬牙，来不及多想，惶恐不安地问：“父皇！孩儿不知自己所犯何错。”

在他心中，既然父亲不悦，那自然是自己做得不够好，犯了错事。

殷寿冷笑，道：“我倒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养出了一个娼妇。”

殷郊浑身发冷，冲锋陷阵向来沉稳的手，撑在柔软的床褥上，细细地发抖。

鞭子穿透空气的刺耳声响起，殷郊痛呼，紧接着便又是疾如闪电的几鞭。条条道道打在大腿间，鲜血染红了破损的布料。

殷郊不敢多想，手忙脚乱地向下爬，行到殷寿脚边：“父皇...父皇！孩儿没有！”

殷寿一脚踹开他，走到床边，转头对着自己唯一的血亲儿子，命令道：“过来，躺下。”

声音饱含帝王的威严，与怒火。殷郊呆愣在原地，继而向前，眼神还是直愣的，像是没了理智，但仍记得不可抗拒父皇的命令。

他爬到床上，乖觉地躺下，僵硬得如一具死尸。殷寿显然不满意的，道：“裤子褪下。”

殷郊不敢不从，抖着脱下战甲，裤子，动作缓慢却并未停下。直到两条赤裸裸的腿露出来，健壮的，布着一些陈年旧伤。

鞭子甩在他耳边，烈风如刀子刮过，殷寿道：“现在连如何领罚都忘了吗。”

殷郊咽了一口口水，眼眶染上耻辱的红，他当然知道，这甚至成为肉体记忆，父皇要罚，要打，他便要把脸凑上去，把身体凑上去。

现在，他双手抓着膝盖，抬高，向两侧打开，露出性器，萎靡的垂在腿间。殷寿冷眼看着，没有任何动作。

殷郊深喘，伸直一只手，将阴茎拿起，露出肿胀的女逼，透着不知被吻了几次的熟烂。

殷寿这才抬起手，粗糙的鞭绳在他的手下像蛇，舔过阴瓣，刮蹭几下，用了点力便陷进软

湿的逼肉间，缓缓向上，蹭到阴蒂。

双腿不自觉的想要夹紧，又隐忍着，被青筋鼓起的手向外掰开。鞭子在女蒂上摩擦，直到鞭尖轻飘飘掠过，大商太子才泄露出一丝哭音，女逼流出的水蹭湿了鞭身。

殷寿收回鞭子，捏在手里，指尖揉搓着，感到了湿意。他的儿子竟然被鞭子吓出了潮吹。

商王怒不可遏，怒火、欲火，不可明说的情欲燃起，龙颜大怒。

一鞭下去，裹挟愤怒抽在逼肉上，殷郊痛哭出声，耻辱的泪水一瞬间涌出，但他仍不敢求饶，承受着接下来的一鞭又一鞭。

身体最柔软的地方，被无情的粗暴对待，殷郊从没觉得这么疼过，他曾在一次战役中，被敌方的枪头穿过肚腹，皮肉绽开的疼痛却令他兴奋，双眼发红。

但这一次的疼，令人无法忍受，他先是咬紧牙关，不愿让软弱的声音漏出，接着鞭子毫无章法地抽到腿肉上，性器上，他托着阴茎的手上，双腿间血红一片，他开始出声痛哭，懦弱的哭泣如他所料，惹怒了父皇，因为那鞭打更如火雷殛，铺天盖地降下，最后，他开始小声的哭，更像是濒死的喘息。

鞭痕张牙舞爪，遍布在将士强健又私密的腿间，血和水混成一团，殷郊在父亲暴怒的鞭打下，痉挛着潮吹了，他甚至不知道，自己为什么会在疼痛下感到快感，女逼是如何收缩，他在喷水时大脑空白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达到了一次高潮。

但殷寿知道，尽收眼底。他的气息滚烫，像战场上的火，像烧死祭品的火，持鞭的手不再沉稳，他的阴茎坚硬如铁，在帝袍之下发疼。

他会操进自己儿子的身体，用那根操过他母亲的龙根操他。

但不是当下，他收回鞭子，腿间潮湿，浓稠的龙精顺着腿根流下。他的儿子已经半晕过去，歪倒在龙榻上，无论他之前如何愤恨苏妲己，如何憎恶苏妲己的味道，现在，这潮湿的床榻上，具是他的血与水，腥臊的味道飘浮在大殿之中，甚至可以嗅出一丝甜。

姬发察觉到殷郊的不对劲，从那天他蹒跚着从大殿里出来后。

他开始不愿意肉体的接触，姬发从不强迫他，便随他的意，只是偶尔吻他，又仔细舔他的唇肉和唇腔，直到殷郊皱着眉，推他到一边。

“够了。”

嘴上不乐意，神情倒没这么阴鸷了，姬发笑着揽过他，说：“行，喝酒去。”

后来偶尔肉体交欢，殷郊不再让他插入体内，只是用紧致的腿根夹住鸡巴，让柱体一次次捣红腿根。他也不再频繁的潮吹，高潮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殷郊仰头，向后倒在姬发的身上，头抵着肩颈，眉头紧皱地左右摇晃，姬发知道他要高潮了，假如此刻插进女穴中，便能被细腻的裹紧，感受逼肉的颤抖。

但他仍不肯被插入，姬发去玩露头的阴蒂，粗糙的手指揉搓着蒂豆，任意捏紧，发狠地扯弄，殷郊呼吸混乱，腿肉打颤，身体一阵纷乱的晃动。他高潮了，却没有流水。

无法彻底的高潮令他心烦意燥，骂着粗话，姬发听了发笑，去安慰他，却被猛的推开。

“啧。”殷郊瘪了瘪嘴，粗声道，“不弄了，去喝酒。”

姬发摇摇头，只当他被焚火台的事忧烦担心，才和以往大不相同。

夜色昏暗，但远处的焚火台烛火高照，人声鼎沸，浩浩荡荡的声音夜以继日，从未停下。

殷郊和姬发坐在营帐外，殷郊的脸被远处的烛火照得阴晴不定，忽明忽暗。此刻只有他们二人，姬发思索，下定决心，要问一问殷郊，那天在大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还未开口，就听到一阵杂乱的马蹄声、脚步声。竟是纣王夜临军营。

殷郊和姬发二人连忙赶去接驾，恭迎地跪下，姬发离得近，敏锐地发现殷郊眼神慌乱，身体细微的颤抖。

纣王沉默，臣子只得继续跪着。殷郊和姬发在人群前端，低垂的视线便是纣王的衣摆，再往上，余光就能瞥到纣王腰侧的爱鞭。

奇怪。

姬发不解，纣王并未披盔戴甲，何故持鞭？那根鞭子粗长，鞭身像蛇，他们这些质子几乎都吃过这鞭的痛打重抽，甚至连现在大商太子殷郊都...嗯？

姬发余光瞥向身侧，殷郊呼吸沉重，撑地的手甚至流出了汗，在虚弱的光线下闪着水光，如果不是姬发与他太近，是发现不了的。

此时，纣王有了动作，他视线向下，阴沉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儿子，虽无法看清脸，但却能将他的颤抖一览无余。

殷寿的手搭在鞭子上，只是轻轻的，来回抚摸。像抚过爱妾的肌肤，像惜物的战将摸过生死相随的兵器。

这是一个，莫名却又正常的动作。

但殷郊却气息紊乱，浑身发冷地潮吹了。姬发在他身侧，察觉了，他呼吸的方式，两人贴得极近的躯体传来一阵颤抖。一下，又一下，伴随着错乱的喘息。

像殷郊高潮的反应，姬发尝过他太多次，早已铭记于心。

姬发想到他原先想问的那个问题，阴郁的沉默了。

殷郊崩溃地贴在姬发身上，让姬发尝他，狠狠地用他，像对待军妓那样。

姬发没有操过军妓，他只操过殷郊一人。但他一向很听殷郊的话，既然殷郊这么说，他便尽力做。

鸡巴无论如何狠插阴穴，捣碾子宫，殷郊只是一阵阵痉挛，像冬日里冻得瑟瑟发抖，女逼湿热滚烫，但却永远达不到高潮。

殷郊哭得像坏掉，以前姬发怎么尝他，让他连连高潮，他都没哭得这么凶狠过。

姬发见他可怜，又执拗地不肯诉苦，便叹口气。他从褪下的衣袍间摸出一条麻绳做的鞭子，是那晚的第二日，他神情凝重的找来麻绳，用水冲洗干净，在日光下晒干，傍晚时边喝酒边做的。

粗糙的绳结触到软湿的阴阜，殷郊哽住，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，看着姬发，哭泣和呼吸一同停止。

姬发温柔地抬起手，用鞭子轻抽，只是轻轻一下，像春风一样拂过与阴茎紧密结合的女穴，殷郊就达到了剧烈的高潮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